

● 中国现象学文库 ●

现象学原典译丛



形而上学导论

(新译本)

[德] 马丁·海德格尔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形而上学导论

(新译本)

〔德〕海德格尔 著
王庆节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导论:新译本/(德)海德格尔著;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ISBN 978-7-100-11532-2

I. ①形… II. ①海…②王… III. ①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②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1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形而上学导论

(新译本)

〔德〕海德格尔 著

王庆节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532-2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22.00 元

Martin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6. Aufl. @ Max Niemeyer Verlag GmbH & Co. KG, Tübingen 1998

本书根据德国麦克斯·尼迈耶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单行本第六版译出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丁 耘 王庆节 方向红 邓晓芒 朱 刚
刘国英 关子尹 孙周兴 杜小真 杨大春
吴增定 张 旭 张再林 张廷国 张庆熊
张志扬 张志伟 张灿辉 张祥龙 陈小文
陈春文 陈嘉映 庞学铨 柯小刚 倪梁康
靳希平 熊 林

常 务 编 委

孙周兴 陈小文 倪梁康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 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

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前 言

1935年夏季学期，我在弗莱堡大学开设了相同题目的课程，这本书经由对讲课文稿的充分整理而来。

曾经说出的话在出版物中不再说出。

为求改善，我们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简化了冗长的句式，把连贯呵成的文本划节分段，删去了重复的话语，补正了疏漏，澄清了含混。

圆括号中的东西是在整理润色时写的，方括号中的文字是后来一些年代添加的评注。

要想正确地思索这一课程标题中“形而上学”之名的意义以及它出自怎样的根基，读者首先必须一同经历它的征程。

遗作经管人写在本书第五版之前

有些拼法与标点上的错失得到了改进，还有少量在副本上的细微手写错误——有些是我父亲自己在他的样书上标下的——也得到了纠正。手稿中的疑惑之处也经过了重新审核。

赫尔曼·海德格尔

目 录

I.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1
II. 走向“是/存在”这个语词的语法与词源	58
1. “是/存在”这个语词的语法	60
2. “是/存在”这个语词的词源学	79
III. 发问存在的本质	85
IV. 存在的限制	106
1. 存在与变易	108
2. 存在与显象	111
3. 存在与思想	133
4. 存在与应当	225
译者后记	237

I.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1

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恐怕不是个随意提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一切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这个首要，当然不是在发问的时间序列意义上的首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个人也好，民族也罢，发问的东西数不胜数。人们在遇上“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查询，探究和考察了很多东西。不过，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所谓遇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意味着这问题作为问句被说出来让人听见和读到，而且是说，对此问题提问，也就是说，使此问题得以成立，得以提出，强使自己进入这一问题的情境中。

然而且慢！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甚至或许也还时不时地为这个问题晦蔽着的威力掠过，但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譬如，在某个完全绝望之际，万物消隐不见，诸义趋暗归无，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也许其中就有那么一次，犹如浑沉的钟响，它来到亲在^①这

^① “Dasein”是海德格尔思想，尤其是其前期思想的核心词，主要指的是“人的存在”或“人的存在关联”。现流行中文译名为“此在”，意在强调“人的存在关联”中的“存在在此”之义，也和此词的德文字面义契合。另有一译名为“缘在”，意在指出“人的存在关联”不仅“在此”，更是一因缘发生，相摩互荡的动态关联过程。当考虑到这两个译

里,轰然入耳,回声漾漾。在某个心花怒放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它们仿佛就像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一样,这时,我们仿佛可以在先把握的东西,与其说是它们的存在,如此存在以及如何存在,还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存在。^①在某个无聊寂寥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这时,我们既非绝望也非狂喜,但存在者之冥顽的习以为常在扩展着某种荒芜,在这荒芜中,存在者的存在抑或不存在,对我们似乎都无所谓,于是乎,问题就以其独有的方式重又振聋发聩: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

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被真正地提出,也可能鲜为觉察,就像一缕清风,仅仅微拂过我们的亲在;它也可能死死地催逼着我们,抑或还可能被我们以种种借口重新放逐和压制,但无论如何,它从来就不是那个在时间上我们要率先发问的问题。

不过,就其地位而言,这个问题却是首要问题。这个首要含义有三。“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当我们说这个问题在地位上具有首要性,首先指它是最广泛的问题,其次,它也是最深邃的问题,最后,它还是最源初的问题。

这个问题覆盖最广,它不会为任何一种存在者所限制,它涵括

名均漏失“Dasein”作为“人的因缘关联性存在”中极强的“亲身”,“亲自”,“亲近”,“亲临”,“亲缘”之义,我在本译本中仍采用熊伟先生旧译“亲在”,意在强调“Dasein”作为动态的“人的存在关联”中的“存在亲临”与“亲临存在”之义。这也就是说,“Dasein”作为“亲在”,是一种存在的“因缘关联”,但这又不是任何一种随随便便的因缘之在,它更是一种与存在的亲缘、亲密以及在存在“近旁”的“亲缘之在”。——译注

^① 德文原文为:daß sie nicht sind, als daß sie sind, und so sind, wie sie sind. 亦可译为“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其如此是及其如何是”。——译注

所有一切的存在者,也就是说,它不仅在最广意义上包括现在的现成存在物,而且涵括以往的曾在物和未来的存在物。这个问题的疆域边界仅在于那完全不存在的和绝不存在的存在者,在于无。一切非无者,都落入这个问题,最后甚至还包括无本身。某物是某物,它是一存在者的缘故并非因为我们这样谈论它,而是因为它“是”无。我们的问题如此广泛,绝不可能再广泛了。我们所询问的既不是这个物,那个物,也不是按序逐个询问的所有存在者,而是一开始就询问存在者整体,或者,从后面将要讨论的根基问题着眼来说,我们询问存在者整体本身。

这个如此这般最广泛的问题因而又是最深邃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 为什么? 这就是说,根基是什么? 存在者从什么根基长出来? 立于什么根基之上? 又回返到什么根基中去? 这个问题不在存在者身上问这问那,询问它一向是什么? 在这里或在那里? 什么样子以及如何成为这个样子? 出于什么而变动? 有何用处? 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此一询问为存在着的存在者寻求根基。寻求根基说的就是:奠基。将问题中提出的东西追溯到其根基处。然而,因为有疑问,所以下面的问题就都还悬而未决:这根基是否为一真正的奠基者? 诸多根基的开发者? 是否为元根基(Ur-grund)? 是否这根基否弃了某种奠基活动,成为渊基(Ab-grund)^①? 是否这根基既非这一个也非那一个,而只是从那奠基活动中让渡出来的也许是必要的假象,因此是某种非根基

^① “Ab-grund”一般译为深渊,意义为因“去除了根基”,或“穷尽了根基”而变得深不可测。但在海德格尔的用法中,这本身又构成了真正的“基础”和“根据”,所以我在大多情形下将之译为“渊基”。——译注

〈Un-grund〉而已？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况，总之这发问要寻求那在根基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此根基〈Grund〉之奠基〈ergründen〉，就是使得那个如其所是的存在者作为那个样子存在着。这样发问“为什么”并不是为存在者去寻求那些与存在者自身同属一类，并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原因。而这一“为什么”的发问不会漂浮在任何一种表面和表层，而是要挤逼到“崩-基”〈zu-grund〉^①所在的区域，并且直至最后，直至极限；它离弃所有的表面和浅层，深入底层，所以，这个最广泛的问题同时也就成为一切深邃问题中最深邃的。

这个最广泛且最深邃的问题最终又是最源初的问题。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问题所提问的东西乃存在者整体本身。倘若要就这一所问的全部广度来思考我们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在发问中就会完全撇开各种特殊的、个别的，有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存在者，我们说的是存在者整体，我们并无任何特别的偏爱。不过，唯有一种存在者，即发问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地在这一发问中引人注目。然而，问题中至关重要的并不是任何一个特殊和个别的存在者。考虑到问题域的限制性，每一个存在者都拥有同等的地位。印度任一原始丛林中的任何一头大象，就像在火星上的任何一种化学燃烧过程，以及其他随便什么东西一样，都同样

^① “zu-grunde”源自“zugrunde”。这个词在德语中既有“基础”的含义，用在短语中，又有“毁灭”、“崩溃”的含义，即将“基础”推进到极端发生崩塌的情况，所以此处译为“崩-基”，与前面所言“Ab-grund”〈渊基〉相关联。读者也需注意这里的“zu-grunde”〈崩-基〉，“Ab-grund”〈渊基〉与这里前后文中的其他相近语词，例如“Ur-grund”〈元根基〉；“Un-grund”〈非根基〉；“ergründen”〈奠基〉等之间的词形与词义关联。——译注

存在着。

因而，如果想要就“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的题义来展开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放弃所有任何特殊的、个别的存在者的突出地位，这也包括对人的暗指。人这个存在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让我们设想一下身处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中的地球吧，它宛如一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同样大小，但距离最近的沙粒之间，相隔有不下一公里的虚空。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而又自命不凡，因为一时的知识发现而相互吹嘘的家伙。（参见尼采《论道德意义之外的真理与谎言》，1873年，遗作）在千百万年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生命的时间延续才有几何？不过是瞬间须臾而已。我们丝毫没有根据去说，在存在者的整体中，恰是人们称之为人的以及我们自身碰巧成为的那种存在者，占据着突出地位。

但是，一旦存在者整体落入上述问题，这一发问便进入存在者整体，而这存在者整体则与这发问之间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因而也是非同寻常的关系。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发问，存在者整体才得以作为它自身向着其可能的根基展开，并在发问中保持其展开状态。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涉及的是存在者整体本身，它不像刮风下雨，只是某种在存在者那里随随便便就发生的事情。这个“为什么”的发问仿佛站到了存在者整体的对面，从它那里脱颖而出，尽管这种脱出并不完全，但发问恰恰就因此而赢得了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这一发问站在存在者整体的对面，但又并未摆脱这一整体，这样，在这一问题中所询问的东西，就返冲到发问活动自身那里。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的问题自诩要为存在者整体奠

基,但它自身的根基何在?这个“为什么”难道还是把那根基作为先行根基(Vorgrund)来进行发问吗?这样下去,被寻觅的根基不总还是存在者吗?存在问题的这一“首先”,难道说的竟不是那在内在品级和衍生意义上的第一位阶吗?

然而,存在者自身根本就不会在意是否提出了“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不提这个问题,日月星辰照样运转周行,无休无止;生灵万物照样生机盎然,无穷无尽。

但倘若这个问题确被提出且发问确在进行,那么就必定会在这一发问中,从问之所问与问之所及的东西那里,生出一种向着发问活动自身的反冲。这一发问活动本身因此也就根本不是什么任意的进程,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们将之命名为历史^①(*Geschehnis*)。

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是 个所有问题都直接地植根于它而它又在其中拓展自身的问题,它是任何其他问题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它遇上了要去探究它本己的为什么。从外表上乍一看来,这个“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好似游戏般地、没完没了地层层重复着同样的问词,又好似一种经由空洞古怪的苦思冥想而来的咬文嚼字。

① 德文词“*Geschehnis*”出自动词“*geschehen*”,后者指“发生”,或者“有事发生”等等。海德格尔以此词来表达他对历史(*Geschichte*)的本质性理解。历史既不是历史学家们经过整理,记载下来的东西(*Historie*/历史学),也不单纯是在时间中均衡流淌的现今之点的线性连接。历史的本质在于“*geschehen*”,即“事件发生”。将与“*Geschichte*”译为“历史”相应,我将“*geschehen*”译为“发生”,“出事”,“历史发生”或“历史活动”,将其名词形式“*Geschehnis*”译为“历史”,以取在中文中它与“历史”这个词之间的谐音,有时也译作“事件之发生”。“历史”与传统理解的“历史”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等同。在海德格尔看来,它作为历史与历史学的存在论、生存论之基础而存在。——译注

看上去确实如此。不过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愿意做这种着实浅薄的表面现象的牺牲品，并从而以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了呢？还是有能耐在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对自己本身的反冲撞击之中，经历一场激动人心的历事呢？

但倘若我们不为这种外观幻象迷惑，这一“为什么”的问题，就会作为在整体上发问存在者本身的问题，完全摆脱一切纯语词的游戏，得到自身的显现，当然，这一显现的条件是：我们还拥有足够丰富的精神力量，真正将问题返冲到它本已特有的“为什么”中去，因为这一返冲还不会从自身中产生。这样，我们会体验到，这一非同寻常的“为什么”的问题在某种跳跃〈Sprung〉中有其根基，通过这一跳跃，人就从那一切以前的、无论真确的还是臆想的亲在之遮蔽中跳离开来〈Absprung〉。对这一问题的发问仅仅在跳跃中，并且作为跳跃才会出现，否则，就根本不会有此发问。至于这里所讲的“跳跃”的意思，在后面将会被澄清。我们的发问还不是那跳跃，5 为了进行这一跳跃，发问必须要先得到改变，而这个发问尚还茫然无知地站立在存在者的对面。现在足以指出，这个发问的跳跃，使得它本已的根基跳将了出来〈er-springt〉，使之不断地涌跃而出〈springend〉。我们将这样的一种作为根基跳将出来的跳跃——依照这个词的真确含义——称为渊-源〈Ur-sprung〉：“使-根基-自身-跳将-出来”〈das Sich-den-Grund-er-springen〉。^① 因为

^① 需要注意这一连串德文词“Sprung”〈跳跃〉，“springen”〈跳跃出来〉，“Absprung”〈跳离开来〉，“er-springen”〈跳将出来〉，“Ur-sprung”〈渊-源〉，“springend”〈使之-不断涌跃而出〉，“das Sich-den-Grund-er-springen”〈“使-根基-自身-跳将出来”〉等词之间的联系。——译注